

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

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

楊居士

海南（明抄本海南作南海）郡有楊居士，亡其名，以居士自目，往往游南海枝郡，常寄食於人，亦不知其所止。謂人曰：「我有奇術，汝輩庸人，固不得而識矣。」後常至郡，會太守好奇者，聞居士來，甚喜，且厚其禮，命飲之。每宴游，未嘗不首召居士，居士亦以此自負。一日使酒忤太守，太守不能容。後又會宴於郡室，閱妓樂，而居士不得預。時有數客，亦不在太守召中，因謂居士曰：「先生嘗自負有奇術，某向者仰望之不暇。一日遇先生於此，誠幸矣。雖然，今聞太守大宴客郡齋，而先生不得預其間，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？必先生果無奇術耶。」居士笑曰：「此末術耳，君試觀我。我為君召其妓，可以佐酒。」皆曰：「願為之。」居士因命具酒，使諸客環席而坐，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，久之乃啟之。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，裝飾華煥，攜樂而至。居士曰：「某之術何如？」諸客人大異之，殆不可測。乃命列坐，奏樂且歌。客或訊其術，居士但笑而不答，時昏晦。至夜分，居士謂諸妓曰：「可歸矣。」於是皆起，入西廡下空室中。客相目駭歎，然尚疑其鬼物妖惑。明日，有郡中吏曰：「太守昨夕宴郡閣，妓樂列坐，無何皆仆地，瞬息暴風起，飄其樂器而去。迨至夜分，諸妓方寤，樂器亦歸於舊所。太守質問眾妓，皆雲黑無所見，竟不窮其由。」諸客皆大驚，因盡以事對，或告於太守。太守歎異，即謝而遣之，不敢留於郡中。時開成初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張士平

唐壽州刺史張士平，中年以來，夫婦俱患瞽疾，歷求方術，不能致。遂退居別墅，杜門自責。唯禱醮星辰，以祈神之佑。年久，家業漸虛，精誠不退。元和七年壬辰，八月十七日，有書生詣門請謁，家人曰：「主公夫婦抱疾，不接賓客久矣。」書生曰：「吾雖書生，亦攻醫術。聞使君有疾，故來此耳。」家人入白士平，士平忻然曰：「久病不接賓客，脫有方藥，願垂相救。」書生曰：「但一見使君，自有良藥。」士平聞之，扶疾相見，謂使君曰：「此疾不假藥餌，明日倩丁夫十人，鍬鍤之屬，為開一井，眼當自然立愈。」如其言而備焉，書生即選聖地，自晨穿井，至夕見水，士平眼疾頓輕，及得新水洗目，即時明淨，平復如初，十年之疾，一旦豁然。夫妻感而謝之，厚遺金帛。書生曰：「吾非世間人，太白星官也。以子抱疾數年，不忘於道，精心禱醮，上感星辰。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術，以祛重疾，答子修奉之心。金帛之遺，非吾所要也。因留此法，令轉教世人，以救疾苦，用增陰德。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、十一月卯辰為吉，丑未之年六月戌亥、十一月辰巳；寅申之年七月亥子、正月巳午；卯酉之年八月子丑、二月午未；辰戌之年九月申未、三月寅丑；巳亥之年十月申酉、四月寅卯。取其方位年月日時，即為福地，澆井及泉，必有良效矣。」士平再拜受之。言訖，昇天而去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馮漸

河東馮漸，名家子。以明經入仕，性與俗背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。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，尤善視鬼，朝士皆慕其能。李君後退歸汝潁，適過漸於伊洛間，知漸有奇術，甚重之。大歷中，有博陵崔公者，與李君為僚，甚善。李君寓書於崔曰：「當今制鬼，無過漸耳。」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，往往道其名。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，蓋用此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潘老人

嵩山少林寺，元和中，常因風歇，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。寺人以關門訖，更不可開，乃指寺外空室二間，請自止宿。亦無床席，老人即入屋。二更後，僧人因起，忽見寺門外大明，怪而視之，見老人所宿屋內，設茵褥翠幕，異常華盛。又見陳到肴饌，老人飲啖自若，左右亦無僕從。訝其所以，又不敢開門省問，俱眾伺之。至五更後，老人睡起，自盥洗訖，懷中取一葫蘆子，大如拳，遂取床席帳幕，凡是用度，悉納其中，無所不受。收訖，以葫蘆子內懷中，空屋如故。寺僧駭異，開門相與謁問，老人辭謝而已。僧固留之住，問其姓名，雲姓潘氏，從南嶽北遊太原。其後時有見者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王先生

有王先生者，家於烏江上，隱其跡，由是裡人不能辨，或以為妖妄。一日裡中火起，延燒廬舍，生即往視之，厲聲呼曰：「火且止！火且止！」於是火滅，裡人始奇之。長慶中，有弘農楊晦之，自長安東遊吳楚，行至烏江，聞先生高躅，就門往謁。先生戴玄紵巾，衣褐衣，隱几而坐，風骨清美。晦之再拜備禮，先生拱揖而已，命晦之坐其側。其議論玄暢，迥出意表，晦之愈健慕，於是留宿。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。先生召其女七娘者，乃一老嫗也，年七十餘，發盡白，扶杖而來。先生謂晦之曰：「此我女也，惰而不好道，今且老矣。」既而謂七娘曰：「汝為吾刻紙狀今夕之月，置於室東垣上。」有頃，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，夕有奇光自發，洞照一室，纖毫盡辨，晦之驚歎不測。及曉將去，先生以杖擊之畢，俄有塵起，天地盡晦。久之塵斂，視其庭，則懸崖峻險，山谷重疊，前有積石盡目，晦之慄然背汗，毛髮豎立。先生曰：「陵谷速遷，吾子安所歸乎？」晦之益恐，灑泣言曰：「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，豈仙都瞬息，而塵世已千歲乎？」先生笑曰：「子無懼也，所以為娛耳。」於是持簪掃其庭，又有塵起，有頃塵斂，門庭如舊。晦之喜，即馳馬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一說：唐長慶初，山人楊隱之在郴州，常尋訪道者。有唐居士，土人謂百歲人，楊謁之，因留楊宿。及夜，呼其女曰：「可將一個弦月子來。」其女遂帖月於壁上，如片紙耳。唐即起祝之曰：「今夕有客，可賜光明。」言訖，室朗若張燭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周生

唐太和中，有周生者，廬於洞庭山，時以道術濟吳楚，人多敬之。後將抵洛谷之間，途次廣陵，舍佛寺中，會有三四客皆來。時方中秋，其夕霽月澄瑩，且吟且望。有說開元時明皇帝游月宮事，因相與歎曰：「吾輩塵人，固不得至其所矣，奈何？」周生笑曰：「某常學於師，亦得焉，且能挈月至之懷袂，子信乎？」或患其妄，或喜其奇，生曰：「吾不為明，則妄矣。」因命虛一室，翳四垣，不使有纖隙。又命以簪數百，呼其僮，繩而架之。且告客曰：「我將梯此取月去，聞呼可來觀。」乃閉戶久之，數客步庭中，且伺焉。忽覺天地曠晦，仰而視之，即又無纖云。俄聞生呼曰：「某至矣。」因開其室，生曰：「月在果衣中耳，請客觀焉。」因以舉之。其衣中出月寸許，忽一室盡明，寒遍肌膚。生曰：「子不信我，今信乎？」客再拜謝之，願收其光。因又問：「其衣何物？」

頃方如初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韓志和

韓志和者，本倭國人也，中國為飛龍衛士。善雕木為鸞鶴鳥鵲之形，置機捩於腹中，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，數百步外方始卻下。又作龍床為御榻，足一履之，則鱗鬣爪角皆動，夭矯如生。又於唐憲皇前，出蠅虎子五六十頭，分立隊，令舞梁州曲，皆中曲度；致詞時，殷殷有聲，曲畢則累累而退，若有尊卑等級焉。帝大悅，賜金帛加等，志和一出宮門，盡施散他人。後忽失之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張辭

咸通初，有進士張辭，下第後，多游淮海間，頗有道術。常養氣絕粒，好酒耽棋。鄙人以炉火藥術為事，一旦睹之，乃大哂，命筆題其壁云：「爭那金烏何，頭上飛不住。紅炉漫燒藥，玉顏安可駐。今年花發枝，明年葉落樹。不如且飲酒，朝暮復朝暮。」人咸異之。性不喜裝飾，多歷旗亭，好酒故也。或人召飲，若合意，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，以氣吹之，成列而飛，如此累刻，以指收之，俄皆在手。見者求之，即以他事為阻。嘗游監城，多為酒困，非類輩欲乘其酒而試之，相競較力。邑令偶見，繫之。既醒，乃課述德陳情詩二律以獻令，令乃立釋之。所記一篇云：「門風常有蕙蘭馨，鼎族家傳霸國名。容貌靜懸秋月彩，文章高振海濤聲。訟堂無事調琴軫，郡閣何妨醉玉觥。今日東漸（音尖）橋下水，一條從此鎮常清。」自後邑宰多張之才，次求其道，日夕延接，欲傳其術。張以明府勳貴家流，年少而宰劇邑，多聲色狗馬之求，未暇志味玄奧，因贈詩以開其意云：「何用梯媒向外求，長生只合內中修。莫言大道人難得，自是行心不到頭。」他日將欲離去，乃書琴堂而別。後人多雲江南上升。初去日，乘酒醉，因求片楮，剪二鶴於廳前，以水噴之，俄而翔翥。乃曰：「汝可先去，吾即後來。」時邑令亦醉，不暇拘留，張遂得去。其所題云：「張辭張辭自不會，天下經書在腹內。身即騰騰處世間，心即逍遙出天外。」至今為江淮好事者所說。（出《桂苑業談》）

崔言

崔言者，隸職於左親騎軍。一旦得疾而目昏暗，咫尺不辨人物，眉發自落，鼻樑崩倒，肌膚生瘡如疥。皆目為惡疾，勢不可救。因為駱穀子午歸寨使，遇一道流，自谷中出，不言姓名，受其方曰：「皂莢刺彩一二升，燒之為灰。大黃九蒸九曝，杵之為末。食上，濃煎大黃湯，以末七調而服之。」旬日，鬚髮再生，肌膚充潤，所疾頓愈，眼明倍於尋常。道流傳此方訖，卻入山去。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